

最笨就是只苦自己

家幽默

□吴淡如

有位律师朋友常在脸上写生活感想，这一则让我“黯然而笑”：

他说他回家搭电梯上楼时，碰巧遇到隔壁家的先生，他带着一个陌生女人，手搂着女人的腰，看见他，微微笑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尴尬。

当邻居十多年了。他以前也常在电梯里遇到这位先生的太太，这位和先生一起创办公司的太太穿着非常朴素，素颜，从来未曾打扮，两手总是提着大包小包，不是买菜，就是忙着倒垃圾，接孩子，忙进忙出……

只知一两年前，隔壁家的孩子都出国读书了，有一阵子没见到那太太。后来才听管理员工说，那太太因病过世了。

才没多久，这先生已经有了新人。这新人和旧人有天壤之别：她穿着时髦的衣服，名牌围巾名牌包，娇嗔娇笑……更不同的是，以前也曾和隔壁家先生太太一起进电梯，只看见两人相对默然，如今，这先生把新人紧紧搂着，唯恐她飞走似的。

这位律师的感想是：你们女人啊，实在不该对自己不好，要不然，把自己累死了，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人，来住你的房子，用你的钱，睡你的老公，打你的孩子！

他的措辞是毒了些，但也一针见血。

有关自苦，还听过更糟的实例。

一名40岁的太太，一检查有恶性肿瘤时，“不想让先生孩子担心”，不愿接受正规治疗，藏了两年想自我调理，结果转移至肺脏。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，接受痛苦的治疗时咬着牙对先生说：我希望你赶快找到一个好女人，找到了，告诉我，这样我比较没有遗憾。

丈夫不知是天真还是二百五，真的在某个假日登山活动中认识了一名恢复单身的女子，还来告诉病妻，他终于知道什么才是爱情。



病妻五内俱焚。这位先生果真每个假日就去陪着“即将继位”的女人。有空来看病妻时，面带喜色地告诉病妻，这女人有多好，多周到。他并不知道，女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心痛如绞都少不了。

这男人看不出妻子的心情，直到她去世后才在她日记本中读到她如被万箭穿心的形容。

女人确实不该对自己不好。舍不得对自己好的结果，往往是自己辛苦种树，却从来舍不得尝尝果子的滋味，甜美的果实有人代吃。

女人犯不着说些表面话和反话，来证明自己很“懿德长存”。你有资格享受你的人生，并且要家人尊重自己的感觉。

我看到的是，所处的这一代，仍有许多女人，承袭着牺牲美德，在婚后，有了孩子之后，冰冻自己的需要，只把希望和荣耀寄托在自己以外的人身上，所有的力气从未拿来为自己的梦奋斗过，也未曾独享片刻幸福。

不该苦的不要苦，不该痛的别让痛，不要活得让自己都那么可惜。

我们不是生来演苦旦的。

我掉钱了

今天老婆回来，一脸沮丧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老公，我掉了钱！”

看她紧张的样子，我安慰她说：“没事儿，老婆。”

老婆：“心情不好，不想做饭。”

我一拍胸脯说：“我来做！”

吃过饭后，我还主动地洗了碗。

临睡前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问：“老婆，你掉了多少钱啊！”

老婆委屈地说：“掉了一个钢镚儿。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贼多

我去饭店吃饭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个颜值很高的男生老往我这边看。几分钟后他站起身，在他朝我走来的七八秒钟时间里，我迅速脑补了各种他有可能跟我搭讪的话，并迅速想出各种应对的语句，结果他对我说：“小姐，你可以往旁边挪一挪吗？我看不到我的电动车了，这时候贼多……”

抹零

吃完饭结账，102元钱。和老板商量：“抹个零行不行？”老板说：“行。”于是我拿出12元钱给老板，老板看了12元钱半天，说：“开了好几年店，就没听过还有从中间抹零的！”

滚滚长江东逝水

一次考试，我后面的同学问我：“关于长江的诗句有哪些？”我说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。”后来试卷发下来时我笑喷了，他试卷上面写着：“滚滚长江都是水。”

稳定性

数学课上，同学说：“三角形是最稳定的，而且三角形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无处不在。”

老师：“这位同学，你能举一个例子吗？”同学：“三角恋。”

老师：“你这节课站着上！”（广日）

·纪实连载

老洋人张庆

(6)

■文/潘运明

回到家乡插了枪

白彬县大战之后，抚汉军由最为鼎盛时期逐渐走向衰败。按照最初的战略意图，本来要在夺取临潼之后，过狄河北上进取兰州，但沿途官军防守严密，叠次挫败。白朗欲要改道南下，进取四川，可众多杆头皆不同意，在临潼召开的临时会议上确定行动方案时，首领们主张对立，互不相让。白朗忧心忡忡，北取兰州，关隘重重，南下四川，反对者太多。自人入甘以来，人烟稀少，粮食奇缺，不少地方饮水困难，诸多不利因素难以克服，军中骨干又多主张返豫，就连革命党派来的沈参谋沈猴子也无可奈何，众意难违之下，白朗只好率队，回师东归。

抚汉军在回师的路上，不时被剿军和民团截击，“湖客”（湖北杆子）走了，原先加入的各地的杆子也都归心似箭，纷纷离队，历经千难万险，这支队伍总算又拉回到河南境内。但在剿军的夹击中，拉到豫西一带的抚汉军也到了兵临散地的地步，大量的弟兄不辞而别，只剩下最初拉杆时的一些基本杆众，而大量的剿军却分途杀来，越聚越多。白朗、王振清、王茂斋、任孟见、刘绍武等几十个人被逼进狼虎爬岭，在三山寨一次围剿中，四十一岁的白朗中流弹毙命，抚汉军就此解体。

在各路剿军云集豫西时，这些杆众有的回家插了枪，有的趁机打入官军内部，有的则潜伏起来，待机再举。

张庆是在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潜回到后张庄村的，那天的夜色沉寂而阴森，一人多高的玉米棵子像排列整齐的鸟铳，无言地直刺天幕，夜风拂动着那长长的叶子，发出轻微的沙沙声，沉睡在狼虎爬岭弯里的后张庄寂然无声，像婴儿睡在母亲的怀抱里，那么的安宁、甜蜜。

张庆像个幽灵一般在村里出现，他溜着土墙老屋，悄然来到家里，轻轻敲打着草房屋门。

“爹，开门呀，我是老三，爹，快开门吧！”

想儿想疯了，张庆俊在似睡非睡的梦中听见门外有响动，催促张河快去开门。

“爹，你老耳聋了？没人敲门，那是风吹动

门鼻儿的响声。”张河似乎是发出的梦呓。

“不，我听到了，是小三回来了，快、快去开门呀！”

张河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，慢腾腾地抽开门闩，对着门外就要撒尿时，忽见面前站着的一个高大的黑影，把他吓得腿一软，差点跪下。他打了个激灵，喝问道：“你、你是人是鬼？”

“二哥，我是老三啊。”

“哎呀，果真是老三？你都长这么高了，差点让我认不出来，听说大哥和你一起跟着白朗蹿起来了，咱爹挂念得不得了，担心你们有个三长两短，天天念叨你俩。”张河说着，将一泡尿撒完。

“咱爹呢？”

“刚才还在念叨呢。”

“小三，是小三回来了？爹做梦都梦见你和林儿啊！”不知是惊喜或是悲伤，张文俊竟轻轻啼泣起来。

在张河点亮油灯时，张庆凑过去，抖着手里的白布袋子道：“爹，我回来了，身子骨好好的，你咋难心得说哭就哭呢？你看我给你带回来的是啥？”他把带回的烟土和金银财物放在床头说：“这里有金银财宝，专门孝敬您的。”

“嗨！”张文俊叹息道，“爹又不抽那玩意儿，哪远扔哪儿去。小三，你回来了你大哥呢，你大哥怎么没回来呢？”

张庆凝视着如豆的灯光，心里有无尽的怅然，因为哥哥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，他没敢正面回答爹的问话，而是轻声说：“大杆子失败后，官军到处追剿，人都逃散了。不过，我敢断定，过不了几年，一定还会有大杆再次崛起，因为，我知道绿林江湖里有很多特别能吃苦、能战斗、头脑灵活的指挥员。通过无数次的战斗磨练，不少人增长了见识，增强了勇气，提高了战略战术。”

抚汉军失败后，张庆回到家里潜藏一段时日，得知官府查剿的力度有所减小，才由躲躲闪闪变得明目大胆地外出活动了，而何处是他的栖身之地呢？

下期关注：栖身马队受了伤

·小说连载

实习生

(16)

■文/蓝小汐

上班三天，宋暖想当逃兵

出了大厦，才发现出了一身的汗，被风一吹，感觉冷飕飕的。很快，更大的打击出现了：车丢了。

宋暖坐在街心花园的长椅上，无助地看着繁华的街道与行色匆匆的路人，越想越伤心，捂着脸又稀里哗啦哭了一场。上班才三天已经哭两回了，宋暖一边暗骂自己没用，一边愈发地想当逃兵：要么回家当宅女，要么回学校考研，不上这劳什子班了，一个月600块，眼泪都快哭干了！

哭完了，方才觉得心里好受了些，磨磨蹭蹭坐公交车回到公司。刚进办公室，就被郝敏劈头盖脸一通好训：“你怎么去这么久？我打那么多电话给你怎么不接？”宋暖刚刚平复的心情又翻腾起来，她急忙从包里翻出手机，上面果然有5个未接来电，全是郝敏打来的。“对不起，路上吵我没听见。”宋暖解释着，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补充，“我电动自行车被偷了，刚买的。”

郝敏像没听见一样，板着脸说：“张经理那儿有份合同想让你顺便带回来的，这下，只能麻烦你再跑一趟了。”

当宋暖气喘吁吁又重返风华公司的时候，张经理已经外出办事了，据前台小姐说，“会回来的”。

于是宋暖便坐在会客室等，等等等等等等，等到华灯初上，等到大家陆续下班，还没见到张经理的影子。宋暖心里着急，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向前台小姐求证一下张经理是否的确是“会回来的”，此时，前台小姐也换好衣服准备走人了，见到宋暖，她惊奇得睁大了眼

睛：“啊，你还在这啊？他打电话说不回公司了！”

宋暖又想哭，可是已经是欲哭无泪了，看看手表，已经快六点了。她垂头丧气地下楼，在电梯里居然又遇见了张总。

张总也有点吃惊地看着她：“你才走啊，辛苦了。”

宋暖勉强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：“哪里哪里，这是第二趟来了。”

经过艰难跋涉的地铁转公交，宋暖终于抵达宿舍，在这座繁华热闹的城市，这里是她唯一的避风港，虽然，这里属于她的，只有一张床铺和一张书桌。

周格格正在收拾行李，她明天就要启程去丽江了，看到宋暖回来心情极好地打招呼：“哎，你看，这条围巾搭配我的新风衣怎么样？”

宋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嗯，不错。”说完像僵尸一般往周格格的床上一躺，顿时觉得身体发飘，“今天我俩换床睡，我实在是爬不上去了。挤地铁挤得要内出血了。”

“挤地铁干吗？你不是买了电动车了？”周格格依然摆弄着手中的围巾。

“丢了。”宋暖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丢了？”周格格大惊。宋暖向周格格哭诉了下午的经历，猛然突发奇想地问：“你说，公司会补偿我吗？这可是办公室丢的呀。”

周格格失笑：“听说我们部门的陈总监因为工作繁忙无法照顾家庭导致离婚，你说，公司会不会赔他一个老婆？”

下期关注：陪领导太太去丽江旅游